C 16/

見聞小録

卷之十

見聞小錄巻之十。

靈蹟。

神怪聖人所不語也。而左傳一書多記之。大抵天地之間。不出陰陽二氣而已。氣即理也。知此理此氣之未嘗無。則知鬼神之非無矣。故禮曰。殷人尊神。

廣利聖祐威濟孚應大王廟。在中都東市側。按幽靈集。稱高。王建羅城。完。偶行至城東門。見五氣從地湧

出。中有仙人。雲衣霞冠。駕虬執簡。異香襲人。倏忽而滅。高王怪之。夜夢神人謂曰。我是龍肚王氣君也。喜公新開都府。是以顯現。高王具以告群下。或請厭之。埋千斤銅鐵于其處。俄頃風雨。銅鐵皆自拔出。高王驚汪異。李太宗時初定都。四方輳輻。商賈大聚。相與開東市。闢會場。迫於神祠。乃興功造屋。連亘長街。只分一間為祠所。時北風暴起。拔木揚沙。屋宇一帶。盡

皆倒地。獨祠所宛然如舊。上聞而異之。究問所由。具禮奠享。詔封廣利王。每新年遞春祈福於此。陳朝初東市三失火。延燒甚多。惟神祠纖毫不損。累朝加崇美號。

李聖宗征占城。至環海口。大風雨不能行。夜夢女人白衣自言。本國大地之精。假名于木。倘能奉事。不惟征伐成功。亦將永助國家。上覺。使求諸岸。得一木肖

人形。遮致御舶。封后土夫人。追凱還。至蘆處令立廟。忽起風雨如初。清環玦上京立祠。風雨頓帖。還至京得卜。起祠宇于安朗鄉。多彰奇蹟。有謗犯者。立見災咎。英宗時久旱。元后托夢于上。謂本部有句芒神君。善行雨。上喜。命設祭八壇。果得澍雨焉。

。昭應扶運大王。順正芳蓉公主。祠在廣德縣安泰拜恩二坊。同奉祀。世傳神乃李朝武伏夫婦也。伏字福

善。國咸路明果社人。以賣油為業。時帝患目疾。醫治不效。聞金榜之雲夢山。有鬼谷先生善易。遣問之。先生曰。卦中隱有君象。陛下定都建位。水破乾方。掩傷膚照。若能鎮鎖。可保無疑虞。是時大河衝激。將犯昇龍。城舟。防護莫得。帝乃使舍人齋沐。就三岐河。禱于土地。河伯仙宮。夜夢神人。形容艷異。儀衛甚盛。語云。其日昧爽。有人先至此河津者。可從其所好具以賜

之。然後放之水中。封以為神廟。而祀之。方可鎮遏。使
者覺。還具奏。帝甚嗟訝。令依期往候。是日太早。果見
武。伏夫婦自明杲鄉担油而來。舍人邀留之。馳驛回
奏。帝意惻然。況思久良曰。當依神言。以實曉之。不可
迫脅。乃令語以故。且慰之曰。人生自古誰無死。但當
使有名於後。昔武王有疾。周公為壇請代之。後世稱
其忠。公嫗勿戀生前陋巷。當勉作淡後貴神。陰相聖

躬。默扶國祚。香火不絕。永垂忠義之名。不亦美乎。武
伏慨然曰諾。使者詢以平生所好。曰蒸鵪鶉。粄黍飯。
遂各令飽食。食訖。仰天訴曰。老夫婦忘身徇國。上天
有知。乞賜照鑒。即自投于水。時十一月三十日也。自
是河心平穩。洪流頓減。帝疾大愈。因於此立廟。敕封
爲昭應扶運大王。順正芳蓉公主。禮秩豐厚。其明杲
鄉油巷處。舊址猶存。按越甸幽靈集。具載諸神祠靈

蹟。歷代褒封，畧不及言武伏。或是陳朝中葉以後人，非李時也。

○宋山錦帶社。祀宋天王。附祀蘇太傺。不知事跡。或以為即綏仁公。擇肇基王迹福地之明師。當時稱我宋山人。故先朝尊為天王。祟建廟宇。未審是否。

○永福芳街有祀上等大王。廟甚英靈。乃李忠臣陳渇真。渇真河梁社人。三代為上將軍。陳渇真乃陳朝人。毖件。

。安朗縣常隸金駝二社。皆祀東漢大王。不知何位。居壘社有城址。相傳伏波將軍與徵女王戰於此。今社人並祀為城隍。

。十二使君有阮令公。據三帶。今廟在安樂縣永姥社。有靈應。人呼為獨耳神。

。永盛乙未四月。命各處二司官。以本處有最靈神祠。應曉本地方民類簿。并憑跡捄納。類啟轉遞。及其差

官考較。清化憲司屬吏阮裴晙。承司吏亮忠。並詣京
納簿。考較之日。並就府門應候。唱至社。其龍神淵
大王。撲牛擲地。一刻餘。其牛復甦。奉差官類為最靈。亮
忠與晙皆歸。行至盛烈館。人家已點燈矣。小憩道左。
片刻。見一隊兵。如官軍狀。打鼓號經過。問何往。兵人
答曰。爾共我歸則歸。亮忠顧晙曰。歸否。晙曰。暮夜行
不得。亮忠遂行。忽忽不覺。涉一江及膝。又涉一江。水

及脚之半。又涉一江。水才没踝。少頃至一亭。歌唱方歡。見官軍前行者。皆入。忠亦隨入。見有肴伎聽歌。兩邊庫肆。行户賣買。因飲三盃。卧肆中。枕盒邊睡去。及醒。天已平旦。視之乃龍淵大王廟。顧所卧肆。只見灰一撮。驚而下拜。返家備禮報謝。歸謁本司。承司官訝其回之速。因具說焉。睃於是夜宿盛烈。明旦上道。抵衙門。見亮忠相問。始知之。亮忠東山東塊人。素樸實。年

二十三無病而卒。賜東岸扶軫人。後充八侍内。選出為先興同知府。景興乙亥時年七十二。對僕言。

。山圍縣美崗社古跡村。乃聖祖雄王廟。皂隸民也。永盛初。村人共議修理廟宇。往洮河上流取材木。賫祀典勅命以行。還至玉塔河津。木筏忽沉。生員阮忠急取勅命捧上當頭。望玉塔廟中大呼曰。臣乃雄王皂隸民。取木修聖祖廟（殿）。因高聲宣讀。是時水已及胸。立

時筏浮。行疾如飛。一刻餘達石山津。

○青波縣敬主社人。船户名文珠。乃校書阮廷勁弟子。保泰中商於東珧。江津。有廟祀東珧公主。稔著靈應。俗傳山圍玉塔大王。娶公主為妻。一日向暮。文珠見一人從廟中至舟次。呼其名謂曰。汝回船至玉塔廟。煩為致詞云。寄謝大王。臣主娶已生男子。寄語回與大王知。言訖不見。商船自東珧還至玉塔者。水程三

四日。是日侵晨。文珠發行。船往如箭。申辰已達王塔。其處有石山。俯臨江津。形如螺鶚。廟在山下。上傍有楞嚴寺。因依神言。立船頭致詞而去。
懷安之有永社。水神廟最靈。世傳弘祖陽王時。所積
大木數百株。在菩提江津。一日盡不見。守者以聞王
怪之。令往各處江津遍尋。濆溪有永二社。上言其月
日本境江津。忽見巨木数百。浮在水面。王咤曰。水神
敢爾盜取吾木。傳貽秩下等。差中使回收敕命。明早

使者纔發。夂已見河津巨木浮出無數。堆積之處。一如其蓋。王笑曰。神亦知畏法。即馳召中使回。典祀仍前。

。東安縣鹹子洲。有一處聳出。曰龍頷磯。俗名含蟾從來並無沙土浮落。其下即深淵水及三十餘丈。每六月間。江水大下。圍束轉放。聲如萬雷。俗傳此乃龍王之宮府。永盛中自然洲漁人名吒隊。嘗抛網於此。覺有所罣。漁人素善泅。下水尋之。足蹬屋上。瓦片鱗然。疾忙解

取以出。纔水面。聞一聲如雷。右耳已聾矣。其洲人說之。

○陳守度塋御天縣扶御社。墓所見石虎石蝙蝠石鴟石屏風各一。其地可二畝。樹木蔚然。從前列在上祀。府縣校官致祭。正和初。方民以苦於網担供頓。共啟請停祀典。只以原祭田九畝。自辦薦享。朝議許之。先是神甚靈爽。有騎馬及黃衣過者。輒墜僕發病。祭饌米泔。人不敢先拋去。棄。自停國祭後。靈響漸息。墓中

有廟。每年七月七日忌時。祭享甚豊。是後曾附村人說云。我已修行。可具齋饌。附供寺中。慎勿立廟享祀。廣（害）物命。村民遵之。其廟遂廢。陳守度潛移李祚。弑君蔑后。皆所忍為。死後修行。亦已晚矣。然歷三百餘年。不知有否。曾經地獄。至此回頭一覺。堪警世人。

。欽天大王陳日皎。塋御天之楊舍。墓所可五畝。又有一墓不知為誰。亦可五畝。今見存石龜一。其神道碑。聞近來御天社。占耕祀事田。因盜取遷毀以滅跡。今

墓旁止存祀田八畝。

御天太堂。有陳太祖太宗聖宗仁宗四陵。又皇后四陵。廚池琛洞有陳明宗陵。

延河社城隍祀三位。堂將軍。葛將軍。周將軍。見說百年前。有老社長赴京納稅。夢見三神位。謂明早至郊壇。門抄我名號。以歸祀之。旦往問。見牌位。依言回報邑人崇祀。嘗讀說郛春明錄云。張尚書安道言收得

藎本道家章奏圖。其天門有三人守衛之。皆金甲狀。謂葛將軍掌旌旗。周將軍掌節。其一忘記。宋仁宗夢至大野中。迷失道。遙望天際。有幡幢車騎。乘雲而至。輒乘以奉帝。帝問何人。曰葛將軍也。以儀衛護送帝至宮闕。乃寤。後詔令宮觀設像供事之。觀此始知本鄉之祀。乃天上貴神。而是錄所云其忘一記也。者。堂將軍尊位也。

。真定洞中高。良大王祠。相傳古時有神自三島山。乘馬而来。至此升天。土人即其處建廟祀之。景興庚申武仙人事。許作亂。侵掠洞中。邑人拒破之。追至會溪江。賊方渡。時天無片雲。忽至大風。波心洶湧。賊船皆覆。三百餘人。一時沒溺。餘黨不敢復来。

。唐豪遼下社。有帝。釋王廟。僞莫陀國公莫。王。瑧重修。本朝弘定六年。太宰榮國公立前堂。竪碑刻銘。記文

稱李朝第三帝龍瑞二年。古寥鄉人有名張巴。三世
修善。好酒。最善碁。徧國中無與能敵者。乃如北國。遇
老叟名騎。如。亦以碁名。相與為友。携歸遼鄉。同處小
庵七年。一日張巴謂騎如曰。吾等碁。下界無人敢與
鬬。聞上界帝釋碁最高。何日相遇。與之鬬智。試看何
如。語未數日。二人方奕。見一老翁羸瘦。敝衣木笠。携
杖而来。謂曰。吾自遠鄉見此鬬碁至樂。欲試一着。騎

如推枰使張巳與較纔三五著張巳不能對歛手問
曰仙翁從何處来棊法最高願詳姓名得承師教翁
歛手良久曰我家居上界三十三天宮帝釋王也二
人聞言大驚皆下稽首五拜奉甘蔗香蕉為供帝釋
天王感其誠取袖中沉香檀降真三香授之謂曰後
有何難當焚此香我来相教言訖騰雲而上二人以
聖香藏密處久之俱病卒家人憶此事遂取香焚之

頃刻帝釋臨降。召三府官公同還魂添美。二老復生。乃設庙宇奉事帝釋。及三府官。鎮遼鄉之乾方。鄉人歲時香花齋祓。禱有靈應。至今遼下書梯土穀三社。依例祈福。榮國公染病。差人祈禱。立得康愈。因修繕廟殿。以謝玄休云。

。唐豪遼川有古朝議廟。其神乃李朝上狀元杜世延。公登第於高尊貞符乙巳。既貴顯。捨宅為寺。即其右

為廟。廟右為墳。墳地可三畝。樹木蔚茂。衆鳥群巢。人或羅弋。輒生灾咎。外一巨榕。四枝垂虬。有大蛇生耳。盤窟其下。人以為神。廟僅三間。塑公坐像。幞頭冠。金魚帶。容貌端正。鬚疎長。耳厚大。昔時舉人祈夢。頗有靈驗。像下一大穴。有巨蛇。見人不怖。今已不見。廟前一石碑。花彩尖巧。字多漫滅。見存五六行。額曰。古寥鄉祝聖報恩寺碑。朝議大夫。守內侍省同知廣慈宮

事。兼判刑院事。賜紫金魚袋。杜世延立石。

○安仁社有上等神廟。祀李朝忠臣陞。尚最靈。公乃李惠。宗同乳。見陳氏執政。國祚將移。出據洪洲。志圖興復。數百年後。正氣猶凜然、如生。陳史以爲叛臣。非寔也。

○遼舍社有昭肅侯墓。又有右僕射公祠址。意陳時人。

錦江曾舍有曲先生祠。相傳曲節度貫在此。令社人

鄉曲姓。

○仁惠王陳慶餘祠在至靈縣靈江社甚靈。史記王常被譴家居。陳聖宗幸至靈過之。起復大用。意所居。或在祠所。或近于此。皆不可考。俗傳前代嘗於祠旁考核士人。一士行文至歷大陛。譏刺諸臣。或問當何所指。一人指王祠示之。蓋以總論有云。陳慶餘之貪鄙也。其夕夢見王曰。我何負於卿。乃以爲刺。覺而異之。

近日地方經亂、廟寺多為盜賊撤賣、凡近大江。一無存者。王祠在江滸。嘗有奸人撤之。登祠脊倒、一人復登。亦然。舉銃射之。兩次皆不發。遂不敢犯。至今巍然、猶存。

國父祠在至靈縣傑特社。乃陳朝國父上宰陳公國瑱。故宅。宅近大江。世傳公有異術。朝三日、暮在家。旦在京師。蓋是時天德江水路常通。公用輕舟疾棹。一

夕可達故耳。公遭讒而沒。其後即宅建祠。夙著靈異。陳明宗嘗幸焉。爲黃蜂螫于左臉。而崩。至今祈晴禱雨應之如響。俗傳嘗遇旱。鄉中醵別總廣洋社錢米欽禱焉。廣洋人以居隔長江。不肯應。祈後得雨。上自大江北岸。其河南一帶仍晴。人皆駭異。

。高山大王祠。在至靈縣琅瀾社。世傳王善醫。嘗現身作醫師療病。尤善疹痘。昔有山西人。其子患痘懷疹。

道間遇一老翁。自言能治。乃迎入家。藥之果效。問其姓名住址。翁言我名高山。家至靈縣琅澗社頭湖處。依所言往謝之。至其處則一神祠子峙。樹木蔚然。始知顯聖。瞻拜而返。是後以神醫聞。每有病者。齋齋禮（其祠奉翁）并清水一壺。詣祠下。具陳病症。禱祈惠神藥。禱訖。即以此始飲病人。往往多愈。遠近乞藥賣子。歲時祈謝。不可勝數。至今尚然。

。金洞縣赤藤社有龍居廟。景興先聖王親征銀茄賊。舟次赤藤河津。詣寺祈禱。還宿行在。夜夢一老人甚魁偉。衣冠立於上流。近御舟唤曰。誰居此中侍主上。乞記〔寄〕一言。王夢中問何人。答曰。其是水神河伯。今當護衛御駕。一舉成功。凱還之日。願賜一廟。上覺而異之。命記其事。南征果獲大捷。班師還。至赤藤。令鎮守官構作新廟。甎瓦三間於寺左邊外堤。賜額曰龍君殿。著八祀典。

終

見聞小録

巻之十二

33

見聞小錄卷之十二。

叢談。

宋蘇頌聞人語故事。必令其人檢出處。溫公聞人語新事。即便抄錄。且記所言之人。故當時諺曰。古事莫語子容。今事莫告君實。先賢雅好如此。夫臺閣典章。州郡名蹟。登於記載。固所宜先。而野史俗書。街談巷議。雖虛實相淆。亦不妨於遺筆。大抵哲匠之繩尺素

具。則量度總有餘。大家之殽饌須豐。則輕微皆可採。期於多識。何用忘言。

世俗所談故事。頗多差妄。詩聯合璧有云。明成祖出一句云。魑魅魍魎四小鬼。解縉對曰。琴瑟琵琶八大王。上曰天生名對也。而俗談以為本朝武膚。說郭叢說有云。宋楊億使北。北朝致祭皇皇后文。命公捧讀。空紙無一字。隨字讀云。惟靈巫山一朵雲。閬苑一團

雪。桃源一枝花。秋空一輪月。豈其雲散雪消花残月缺。伏惟上響。眞廟喜其才敏。有壯國體。而俗談以為本朝阮登鎬。朝野僉載有云。唐高崔巍喜弄癡。大帝令給使捺頭下水。良久而出。大笑。帝問之。對曰。臣見屈原云。我逢懷王無道。乃沉汨羅。汝遇明主。何為来此。上悅。賜錦百段。而俗談以為梁世榮。訛謬非一。然明儒記聞有曰。安南使入貢。上命程敏政。程其為館

伴。南使出一對求對。曰琴瑟琵琶八大王。一般頭腦。程其合敏政對之。卽云。魑魅魍魎四小鬼。各別肚腸。南使驚服。是以解縉為程敏政。與合璧不同。未詳孰是。逢原之對。酉陽雜俎又以為黄幡淖答明皇。與簽載不合。北人口傳筆錄。差異如此。無怪南人之訛傳也。

○俗傳太和間。榜眼鄭鉄長。狀元阮直。同往北使。適天

天朝開科。命諸國陪臣與中國舉人。一體應試。八場
招筆。將及半篇。鉄長語直曰。計當今首進。惟我與兄
耳。我文頗得意。恐兄未必能及。但思在本國時兄是
狀元。弟是榜眼。今如忝竊先籌。國王必怒前有司鑒
别未精。兄意如何。直曰。感公盛情。既實心遜讓。須滅
筆力。使吾二人。名次如舊可也。鉄長許之。文中有南
之舟。北之馬句。因塗馬字改寫于外。馬字只有三點。

追考官評閱。諸作皆劣。惟鉄長宜狀元。直宜榜眼。但
夫白一字。又以北馬為三足蹶馬。有輕中國之意。乃
易升直為兩國狀元。鉄長為兩國榜眼。並賜榮歸。辭
回日。賜錦袍金帶。帕蓋良馬。命直先行。所賜鉄長鹿
馬。繫其一足。任使進程。不能。則拘留。鉄長坦然。令人
削一木片。如馬足狀。穿下鉄索。纏以黑條。擎起蹶足。
急加鞭打。其馬三足與之相依。賴以不墜。過一里餘。

天朝加其有應變才。令解足馬。與阮狀元依次而行。還本國焉。此說最無理可笑。為是說者。葢因見國朝表章集中。有擬天朝賜阮直狀元頒冠帶袍笏。謝表。信以為真。造出鄙話耳。淳皇寵重阮公。戲出此題。令其擬撰。元無事寔。

○天本高香梁狀元世榮。聰慧過人。五六歲時。家甚貧。一日其父母他出。債家上門。見公方與群兒捏泥土。

戲于庭。問汝父母何往。公笑而不言。彼堅問。公曰。自

有一事。何用問爲。債家心疑。强問之。公曰。我父往殺

一生人。我母往救一死人。其人驚訝扣詰。終不答。彼

曰。汝若寔告。吾當除（盡）舊債。公曰。若然、則當有憑據。請

以手印于泥餅中。爲記。其人從之。公笑語曰。吾父往

田拔稗。吾母種禾耳。彼愕然、曰。何物小兒。乃爾狡獪。

遂還。及父母暮歸。公具道所以。三四日。債家復来。公

父母曰。兄既賜任。又何問為。呼公至。出泥餅示之。手跡宛然。彼稱嘆曰。心機如此。他日必為名臣。吾預為汝父母喜矣。不復追問。

○世傳一日聖宗幸寺。狀元梁公從。上出對云。堂上誦經師使使。公佯醉臥於庭。乞呼其妻入。扶以歸。上即命召夫人來。公起而奏曰。臣欲對句耳。庭前醉酒婦扶夫。上大笑。賞賜無等。

43

○尚書譚愼徽東岸翁墨人。授徒甚多。一日講學方畢。而遇雨。諸生尚留。公出對曰。雨無韁鎖能留客。阮簡清曰。色不波濤易溺人。阮昭訓曰。月有彎弓不射人。一生曰。冀不威權易使人。公許曰。簡清後日爲人放蕩。昭訓爲人有仁心。然皆成名。其人後日豪富。而爲人鄙猥。後簡清中狀元。昭訓中榜眼。其人只於憲副。三人性行。一如所言。

山圍程舍武狀元膺。年四歲。患疹暴死。其家裹以蓆席。置簷外。有一犬臥守其傍。每欲出瘞。輒唁吠。不得近。家人怪之。遂延至夕。大雨。公復蘇。能啼叫。始收養之。意是痘極熱。既得雨氣。其毒即解。

右戶阮名儒錦江義富人。其母有娠。時甫三月。適野行。過一橋。忽然雲霧昏暗。見一黑龍。下江吸水。驚怖倒臥橋上。俄頃龍去雲開。行人見其母身傍腥臊狼

藉。已僵死。無所知。八報家人。舁回至家。漸甦。自是而生公。

。黎鼐唐安慕澤人。端慶乙丑科狀元。仕至右戶。中鄉舉時年二十七。同邑尚書武瓊聞其才學。妻以女。館于家。終日兀坐。瓊詰之。以問其父。答曰。寒士得攀高門。厚蒙訓養。安有廢學。但相公每日食之如何。瓊曰。儒風淡泊。相待只尋常耳。曰。吾兒食異夫人意必不

滿。以是不樂讀書。瓊笑。令倍其饌。始開卷。試加飯一斗五合。即讀至三更。加一斗八合。即讀至四更。瓊曰。吾壻才氣非常。今以二斗為度。自是讀書自夕達旦。嘗自贊云。有黎先生。以食為名。十八鉢飯。十二鉢羹。魁元及第。名冠群英。蓋之也鉅。發之也宏。果如其言云。

○黎如虎仙侶仙洲人。為人魁岸。高五尺五寸。腰大一尺一寸。膂力過人。家貧好學。一飯六斗一升米。每苦

不贍。出贅於善片社。富家。重其文士。每飯四斗餘。輒嗜臥廢學。婦翁怪之。以問其父。答曰。公家每日待壻如何。曰一餐四斗一升米。其父笑曰。僕家雖貧。此子尚有六斗餘之食。令未及此。其不學固宜。婦翁笑曰。令令加餐。如虎始開卷。亦時讀一二聲而已。岳母厭之。謂公擇得好壻如此。何用。公曰。伊宿學。自不費工夫。且有才力。緩急亦可倚賴。嫗曰。吾農家只知治田。

試使之刈草。翁許之。且謂妻曰。令吾壻力作。且多買胡餅與食。嫗微唇反。勉強往市。迨還。猶見高臥榕樹上。慍而歸。如虎望其行遠。即下田薙草。數畝根荄。片時俱盡。小魚亂浮。收穫無數。後上樹臥。嫗歸。盛氣詰翁曰。令猶多飯他否。一向打眠在彼。拉翁往視之。至則尚高臥。嘆問何為。對曰。已完。躡看果然。嫗悵然自失。翁顧曰。何如。速歸辦飯待吾壻。迨穀熟期。將穫。嫗

使傭工。暫出輒回。曰無人肯行。某請獨當。時家中已辦十六斗鍋飯。坐吃殆盡。斫苗芽一大股。銳其兩頭爲担子。并多將大繩以往。半日間。穫二畝禾。束爲四担而歸。嫗始厚待之。許以力學。用工精詣。寫即讀。讀訖即燒。爲濟河焚舟計。亦時往旁縣交跌場較力。連標第一。都力士皆推之。年三十以文名。一舉進士。有周年阮清。嘗相與語家計。如虎戲曰。公家貧。只足得

我一月之食、清笑曰、請備三月、如虎曰、只暫許一頓、何如、清許之、與訂期、携一僕往、至則清適他去、乃令傳語其妻、稱與清有舊、偶爾相過、請辦三十餘人之饌、飯既具、佯為呼童僕八、而據案自食、一時罄盡、致謝而去、闔家愕然、夕清歸、其妻說之、且曰、不知是人是怪、清笑曰、必此吾仙洲年兄也、後清過如虎家、如虎多設蒸豚黍飯款之、一時飯噉、勢如虎狼、清大驚

曰。昔稱酒囊飯袋。何以過此也。此如博記所載。有人腹有肉鼠。每食物下咽。輒化無餘。所以然耳。如虎登僞莫廣和辛酉科。仕至兵部尚書春江侯。進少保儁郡公致仕。

。俗傳唐安慕澤人武暄。乃進士武惇之侄。天庭中有一骨突然。形如棋子。於象棋藝最工。時有北國使至。以善棋自負。求與國王角勝。上欲屈之。密求高手。庭

臣以瞻對。擇一時善奕者。先與較。皆莫能及。乃與北使約日中時。候於丹墀對局。各留把帕一人。餘悉屏之。先於帕上微穿一小孔。可通影。使瞻把帕立侍。每有勝著。隨以隙處引示。上果連勝。北使聳服。上嘉瞻藝。賜棋狀元。國中推為第一手。諺有黃梅酒。慕澤棋之語。以此。其謂南北交聘。自有體例。宜有將命使臣。無故求與國君手談之理。設彼有求。不應徇其妄請。容

或臨貢使。帮手與伴送對奕。或遊公卿之門。諸貴借其助。以敵北客。遂有此語。

○尚書郭廷賓。都御史郭有嚴。並清蘭福溪人。世傳其祖父居村里。性質樸。與物無競。嘗牧鴨田中。偶鋤地得遺金一埕。嘆曰。無故獲財。非分得福。天道所深忌。但願兒孫成立。鄉里稱為善人。斯可矣。因此何為。乃瘞置別所。不數月。有北客來。至此處號泣。細問之稱

其先所藏。詢金数得寔。指使賚着去。客感謝謂曰。吾頗知地學。此間有吉穴二。一繼世公卿。一一代進士。公何所願。當為扦之。以報盛德。公村野率意答曰。家世寒素。安敢過望。但願子孫一代進士。功名顯赫足矣。客乃為扦之。至其孫果兄弟同登進士。後雖無大顯者。而中鄉舉任州縣官甚多。至今不絶云。廷寶與梁世榮。俱馳名場屋間。春試前三月。世榮往訪廷寶。

至村前肆中。問知其方讀書。笑曰。試期在邇。猶然力學。徒虛名耳。量彼胸中無一物可知。不見而還。廷寳出過肆。嫗告之。廷寳曰。必世榮也。理裝往訪之。至則不在家。問其何往。家人答以方與村童野戲放風箏。茫然。曰。彼之才學。吾不及矣。歸亦不復苦學。迨會試廷寳省元。庭試世榮狀元。廷寳探花。竟遜一籌焉。有嚴為人倜儻。善談論。奉使時。遇北人有善推星命者。

與之欵合。歸授一函。誠以至家始可開。及還抵京。啟之。惟有一紙。言其歸隱日期。又言當為本縣禪閣社神。廟在江津。有嚴憑之。數年而卒。後屢見靈應於禪閣社。方民因立祠三岐江邊。歲時祀焉。

○鄧乙。御天福海河阮村人。所居村有小江。公於光紹戊寅科赴京應舉。纔出過橋。見群兒浴江中。相與言曰。九河有徒駭。異之。夜憩旅逆。閱書經九河既導章。

見蔡傳引爾雅。有一曰徒駭云云。笑曰。小兒語。書中亦有之。不以為意。及入棘場。題問九河支派之分。時士習尚文藻。未學傳註。指為奧僻。罕得記者。乙亦惘然不甚記憶。只對以如徒駭鈎盤之類。大得賞拔。遂中首選。人以為若有神助云。今橋傍一碑漫暗。字猶可辨。落款曰。大正二年。清化承宣使司參政鄧乙秩第撰。

裘昌澤青池定功人。其家譜傳云。其父性淳樸好善。躭於風水。見北客經商虧本。羈旅人家。憫而收養。每行。嘗使帶羅經自隨。客亦沉默。未嘗有衒術。居六七年。將北還。始言曰。其遠商也。荷公厚待。念珠玉金銀一時之用。不足為報。公本知地學。其亦頗窺大畧。欲擇一吉地奉答如何。其父謝曰。不知先生有妙術。殊覺疎慢。幸勿見責。如蒙惠賜。僕家門之福也。客曰。久從

公遊見公所取。未嘗合者。貴地不在遠求。正在目前耳。其父惝然曰。愚迷看不出。乞爲指示。客偕之出。指社内扦蔸處。木星形坐向。其父不覺下拜。因請客爲扦之。遂生昌澤。聰敏嗜書。帶經而鋤。囊螢而誦。日夜勤學。一日刈草赴京。納公司馬官。適遇中秋節月食。帝命詞臣賦詩。昌澤聞之。賦國文語一律。上聞而稱賞。召問姓名。免其傜役。俾專學業。洪德戊戌登進士。

仕至兵部尚書。兼都御史。知經筵事。廣文侯。加陞太傅廣郡公。壽七十九。子裵桂隨瀛國公奉迎中宗於玉溪行殿。翊贊有功。官戶部尚書董江侯。加封太傅敬郡公。次梯進士及第。官　部左侍郎。梅嶺侯。梯子東翁亦隨瀛國公。奉迎聖駕。官至兵部尚書文峯侯。加封太保仙郡公。東淵子東彝。官兵部左侍郎。少保盛郡公。文崇左侍郎富禮侯。有祿右都督岩郡公。子

孫蕃衍。勳業隆赫。中興之初。世臣巨族。語最貴者。惟
裴家云。至今其裔孫輝璧有才雋。又登景興己丑科
黃甲。
國老阮實登進士第。官至户部尚書。太傅。掌翰林兼
東閣。蘭郡公致仕。壽八十三。子阮宜亦登科。父子同
朝。官至吏部尚書。知經筵。兼東閣國子監祭酒。少傅
楊郡公。壽七十。孫阮室阮仕阮審阮賞。並登科第。其

餘以舉進朝預班以武臣管兵封公侯者甚衆為北江巨族遡其所因則自國老公之祖贈太保延壽侯其素貧苦同邑有司禮監官迎北客相地已點本社地分蓮同處一穴嫌寺田不欲取而他適侯適牧牛田間見師指畫一一點記潛揭草標暗識方位待司禮官別扦他所始啓遷先墳於此可見福基吉址出於自然非可以智力求也

○尚書阮壽春。才思過人。同時阮登鎬高才博學。少所稱可。獨推公焉。嘗有一友久病。往省之。書一聯於壁間云。馮去疾霍去病疾病去除。韓延壽杜延年壽年延永。友見之喜。洒然而愈。後公壽九十八歲。

○陳光宅至靈傑特人。少敏慧。年七歲。父執出一句云。七歲神童子。公對曰。八代黃帝孫。父執稱賞曰。他日必成大名。後登會元。以都給事中致仕。壽九十餘。

○彰德縣紫岑社。其西有石山十餘峯。中有石洞。近来
建行宮山顛。始改為龍珠社。陳時鄒庚貫在此。世傳
庚家貧。母開茶肆山傍。村有一石山。山頂一石。形類
踞坐蟾蜍。山脚之東。有一地平坦。每日斜時。蟾影正
照。前一湖可数丈餘。其外石邊地。勢抱来。前面為田
数畝。形如剉藥刀盤。一日北客過肆喫茶。憫其貧。語
曰。此山傍有一陽宅。山頭蟾影照徹。大宜發福。我以

65

卑汝。居得此地。三年之内。貴近君王。但既驗。則速撤去免。庚依言。構茅屋数間居焉。常為人傭耕。年二十餘。一日偕同甲人。網魚於山傍大湖。因盛魚竹器。斷絶。覔得山間小藤。纏之。束腰間。忽然陽事興舉。羞愧不敢上。衆人先還。怪其遲。意有所匿。以語其母。母出尋見。問之。具告。令去此藤。始能上岸。歸家。母見此藤有異。晒乾藏之。他日庚試束腰。則復如前。驗其為益

陰彊陽之物。仍置灶上。次年裕宗得陽痿症。差舍人
遍訪名醫。過肆乞飲。偶得尋醫故。庚母喜。言其子能
治。邀入村店。具鷄黍款接。遂偕使者詣京。以此藤磨
水。煎熟而進。上服之果效。舍庚宮中。眷待甚重。賜賞
無算。庚既貴。不肯移蓋居。後構而新之。未幾私通宮
人。事覺。上不忍誅。但削名放還。人謂此地脉来粗急。
山勢逼脇。雖速發不善其終。客言不謬焉。但史謂鄒

庚乃北客子。素以善醫稱。裕宗遊西湖。得疾。庚已下神鍼而甦。是庚乃國醫。殊非野士。不知俗說信否。

○景治間。攢造戶籍。閱實丁口。較其有田無田。以定賦稅。差官分修平例。命以會議公店。當庭均補。俾各社通知。法令嚴密。諸奉行者。惴惴惟謹。不敢私受寄托。有一員忘其名。性頗嚴切。見求輕乞減。每呵叱之。一日起如蒯厠。見牆外拔一物于前。視之。乃黃牛枯足。

上繫黃金一笏。驚喜。亟拾置懷中。復出視事。合社村長群八。有一人。自陳本社名。雖大而寬貧窘。溧從甚多。如黃牛枯足。徒有皮骨。無片肉見存。若從重例。其何以堪。乞垂酌量。三言之。此公心知其故。笑語同僚曰。彼言有理。當思體恤。諸公亦群稱引譬佳新。遂從輕率。無有悟者。此民亦黠矣。

○說鈴述異記云。康熙三十八年。五六兩月。廣東瓊州。

有元寶從空中飛過。往交阯安南一路而去。有聲鏗
鏗然。前有黃旗二面。中元寶。不許其數。未有黃色如
紙條尾之。自午初至酉刻方止。如此兩月。官吏軍民。
無不仰視。計其則特本國正和二十年也。當是時天
本之縣鄰。關青之貢忠。四岐之婆倍。唐安之享祿。無
不起家暴富。金銀錢粟。以鉅萬計。名園肥田。遍於一
方。定非無故。近來公私每苦乏錢。或疑商客偷搬。或

疑偽徒埋藏未必全由於此參從播澤侯汝公瓚言
永祐丁巳居家貫族人有以錢為土言頗未信迨五
月間赴京至唐豪道中見錢飛無數掩手看之元通
洪化昭武利用皆錢號歷歷不異片刻餘悉化為土字猶
宛然想是實物有時消化

終